

沪 剧

红花满地开

白 沉 韦 弦 編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記

“紅花滿地開”是在偉大的整風運動中創作和演出的。這戲主題是寫一個鋼筆廠的青年技術工人李金法，由於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發展到做地下廠。在轟轟烈烈的雙反運動時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經過轉變後，技術上有了革新創造。同時他和愛人陸小英的愛情也由破裂而重歸和好。李金法的經歷說明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條死弄堂，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光明大道。從這戲里也反映出工人階級在整風雙反運動中的革命英雄氣概。

這個戲的演出正當是努力滬劇團雙反運動高潮時，通過了兩條道路大是大非說理鬥爭，明確了文藝必須為政治、為生產、為工農兵服務堅定不移的方向。全團同志都以百倍信心向文化領導部門提出保證：要在最短時間內突击編排一個反映當前技術革命的劇目向紅五月獻禮。因此，這戲的演出在劇團來講是一次思想革命和藝術革命，也是整風運動中所取得的成果。

過去，我們雖然寫過不少劇本，但緊密反映當前工業生產戰線上的鬥爭，却是一個也沒有。擺在作者面前的問題首先就是這方面的生活不熟悉，其次是面對這樣一個簇新的現代題材，怎樣繼承和發展滬劇傳統藝術，這也是比較陌生的。

感謝黨和文化領導部門給予我們有力的支持。給我們組織和參加了一些深有啟發的會議，還指定熟悉工廠的同志和我們

一起到关勒銘金笔厂組織工人座談，并且具体支持我們进行創作。另外在艺术处理方面，也一再向我們指出要貫徹群众路綫，依靠演員，依靠群众，要大家写，大家演，發揮集体力量搞好創作。这些都使我們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信心增强了，困难也就自然减少了。終于，我們以六天時間完成了本剧創作任务。这戏演出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曾經召开过工人观众座談会，吸取多方面意見，对本剧作了几次修改。由于我們的水平很低，許多艺术上的問題还在摸索中，因而这个戏必然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們热望各方面多給我們提出宝贵的意見，以便今后繼續修改和提高。

最后，讓我們在此謝謝关勒銘金笔厂党委和全体工人同志給我們的大力支持。

紅花滿地開

〔沪 剧〕

人 物：李金法：青工，廿六岁。

王生发：青工，廿四岁(綽号“小油条”)。

陆小英：女，青年团员，廿一岁(李金法的爱人)。

金巧弟：女工，廿八九岁。

王梅珍：女，青年团员，廿二岁。

王凤仙：女，团支書，廿三岁。

陆 母：陆小英的母亲，五十多岁。

李 父：李金法的父亲，退休工人，六十多岁。

吕金法：代理車間主任，党员，五十六岁。

章立平：党支部書記，卅多岁。

林秀宝：老女工，五十一岁。

朱荣貴：鋼笔业小业主，五十多岁。

陶香君：朱的妻子，四十多岁。

朱蕙兰：朱的女儿，十九岁。

門 房：五十多岁。

錢志敏：文教委員，廿多岁。

金祥林：仪器厂电匠，廿五岁(王梅珍的爱人)。

林阿根：落后工人，卅五岁。

男女工人：若干人。

第一場

時間：傍晚（这一天是××鋼筆廠的廠禮拜）。

地點：陸小英家。

人物：陸母、陸小英、金巧弟、王梅珍、李金法、王生發。

布景：正面有窗，左側是門，右通內室，房中擺設簡朴整潔。右內角是床，旁有五斗櫥等，台中間是一張西式小圓桌。

幕 啟：陸小英坐在桌邊正在替她未婚的愛人李金法編結毛綫衣……陸母從後邊廚房出來。

陸 母：金法還沒有來嗎？哎，快六點鐘了。

陸小英：是啊。（看表）姆媽，你肚子餓就先吃吧！

陸 母：不，我不餓，還是等金法來一起吃吧。（回身欲下，又站停）小英！

陸小英：姆媽。

陸 母：小英，你又要怪娘嚕蘇了！

（唱）三月楊柳要發青，
姑娘年長該配親，
你和金法兩相愛，
算來已有兩年零。
金法年輕生得好，
聰明能干有本領，
為人和氣懂道理，
他待我，又是親熱又孝順。
我有這樣的好女婿，
真是越想越高興。
小英呀！

听说新房已经准备好，
你公公望你早过门。
不知你俩为了啥缘故，
到现在，结婚日子还未定？

陆小英：（羞）

（唱）姆妈就是欢喜多噜苏，
常常与我缠不清。
可知道厂里整风要展开，
生产任务十分紧。

陆 母：（唱）整风、生产虽重要，
终身大事也要紧。
小英呀，
自从你父亲故世后，
亲人只有你小英。
解放前吃了多少苦，
现在总算翻了身。
如今我吃好着好都满意，
唯有一事不称心。
做娘希望你俩早结婚，
老年人，也可早日抱外孙。

陆小英：（娇憨地）

（唱）姆妈你再讲下去，
不要怪我不高兴。

陆 母：（唱）小英不要孩子气，
娘面前怕啥难为情。
你公公只养金法独生子，
也希望早抱孙子早称心。

陆小英：(唱) 姆媽性子这样急，
我倒偏偏不結婚。

陆 母：(笑)

(唱) 不結婚，不結婚，
說到天边不相信。
世上只有千年树，
哪有姑娘不嫁人。

(金巧弟、王梅珍推进門來。)

金巧弟：伯母，你是动员小英妹妹結婚嗎？

陆 母：是啊，廿一岁姑娘也不算小了。

金巧弟：婚姻法規定十八岁就可登記結婚，小英你已經超齡了。

陆小英：呸！

陆 母：金法的新房子早就准备好了，她……

陆小英：(推着) 姆媽，你还是少說两句吧，去，去，去……

(陆小英孩子似地推着母亲下。王梅珍拿起桌上的毛錢衣看。)

王梅珍：这是替金法結的嗎？

金巧弟：这不是多問的嗎？不替金法結，还替銀法結嗎？噲，結的可真漂亮，金法有了小英妹妹这样个爱人，可真是好福气，不过，小英呀……

(王梅珍向她白了一眼，阻止她說下去。)

陆小英：怎么不說下去呀？

王梅珍：小英，我和巧弟是来約你到俱乐部看沪剧去的。

陆小英：这……謝謝，我不去了。

王梅珍：有事嗎？

陆小英：我已經买好电影票。

金巧弟：小英，我要向你提意見了，

（唱）你是我們小組長，

生產學習在一起，

難得今天廠禮拜，

特來約你看戲。

你算買了電影票，

就將我們來忘記。

陸小英：（為難地）這……好吧，我就……

王梅珍：（解圍）

（唱）巧弟不要不講理，

假使你約好愛人去看戲，

難道為了小姊妹，

肯把愛人來拋棄？

（陸小英不好意思地低著頭。）

金巧弟：好吧。

（唱）既然你約好李金法，

我就馬馬虎虎放過你，

不過……我有一事要提醒，

對金法的行動多注意。

最近他工作時間打瞌睡，

做的模子不整齊。

害得我們出廢品，

造成生產有浪費。

陸小英：啊！

金巧弟：還有，我告訴你。（看見王梅珍在示意）不。

（唱）我們要好小姊妹，

這件事應當告訴伊。

小英呀，
有一天我走过南京路，
看見金法穿得很闊气，
跟着一个大块头，
走进国际大飯店。

(夾白)这个人我認得，
过去是一家小鋼笔厂里的老板……

陆小英：他們在一起？

金巧弟：还有哩！

(唱) 另外有两个女人在旁边，
打扮得妖形怪状真惹气。

陆小英：啊，有这等事？！(悵然坐下)

王梅珍：小英，你注意注意就是了，也許巧弟眼花看錯人也不一定。

金巧弟：怎么眼花？保險沒有看錯。

王梅珍：好了！好了！時間不早了，我們應該走了。

陆小英：吃了晚飯去吧。

金巧弟：早吃过了。

(小英送二人下。回来，不安地徘徊着，不时地看表。)

陆小英：七点鐘已經过了，金法还不来？

(唱) 巧弟言，暗吃惊，
难道此事果是真？！……
为什么，
資本家和他在一起？！
还有两个女人一同行？！
难道他……不，
金法是个老实人。

他和我相愛兩年多，
平時對我很忠誠。
況且他從小出身苦，
決不會做出壞事情。
或許是，巧弟跟我開玩笑，
或許是眼花看錯人。
可是她，講得明白說得清，
不象開玩笑，不象看錯人。
這件事只有等他來，
向金法當面來盤問。

〔李金法雙手捧滿大包小包，皮鞋，大衣盒子，玻璃絲襪，上面堆著餅乾、蛋糕等紙包從門外邊上，陸母同時從內室出來。〕

李金法：姆媽！

陸母：金法，看你，一來就買了這麼許多東西。

李金法：姆媽，一點點，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陸母：（接過點心紙包放在桌上，慈愛地）七點鐘過了，曉得你喜歡吃紅燒雞，去，我去端來。

李金法：姆媽，你不要忙。

陸母：不忙，不忙。（下）

李金法：小英，看，這是皮鞋，這是玻璃絲襪，這是夾大衣，你快穿穿看，樣子可好，合式不合式？

陸小英：你自說自話又買了這麼些東西，尺寸大小也不曉得。

李金法：尺寸嘛，我早就叫姆媽替你量好了。

陸小英：那你為啥不告訴我一聲呢？

李金法：這……當然有原因羅！

陸小英：有原因？有啥原因？

李金法：說了你可不許生氣，小英。

(唱) 厂里算你最美丽，
你却偏偏不爱美，
穿来穿去老一套，
金法替你暗惭愧。
几次要伴你出去做衣裳，
你总是推三阻四来反对。
故所以我与姆媽商量好，
瞞着你买了东西回家內。
小英呀！

大衣皮鞋都在此，
叫你无法再反对。

陆小英：(唱) 人要衣装添美丽，
佛要金装增光輝。
小英不是不曉得，
哪个人儿不爱美。

李金法：是啊，建設社会主义，就是要过好日子。

陆小英：(唱) 但是你也要明白，
好日子不会天上掉下来。
毛主席一再有号召，
勤儉節約理應該。
为了祖国大建設，
要把資金来积累，
大家揮霍与浪費，
建設祖国有妨碍。
今天勤儉能節約，
好日子，就能爭取早日来。

李金法：唷。

(唱)大道理比你懂得多，
这一些问题早领会。
我是劳动所得来享受，
你何必与我多麻烦。

陆小英：(唱)我倒要来问问你，
每月工资百把块。
为啥常常不够用？
十块八块向我拿了好几回。
今天东西买了这许多，
钞票是从何处来？

李金法：这……哦！这是爹爹养老金。

陆小英：(唱)一月工资不算少，
没有多来反空债。
再用爹爹养老金，
问你惭愧不惭愧。

李金法：这……(羞恼)咳。

(唱)好心好意买给你，
无非为了将你爱。
不见好来反见怪，
样样都是我不对。(他说着伸了一个懒腰向床上
一躺)

陆小英：(温柔地)

(唱)你一片贼心对待我，
小英感激在心内。
可是你要了解我，
为了今后生活更加美。

金法呀！

要曉得我倆結了婚，

說不定就要……

李金法：（笑着）

（接唱）……就要有小孩。

（拉着小英手）是不是？

陆小英：呸。

（唱）为了免得你負重担，

所以要精打細算早准备。

（見金法疲倦欲睡的样子）啊！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李金法：不，我没有不舒服。

陆小英：（接唱）那你为啥无精打采？

莫不是，說話太重得罪你？

好好好，

就算我，講錯閑話礼来陪。

（取出两张电影票子）請你看电影好嗎？

李金法：（精神稍振）請我看电影当然好，不过我有个要求，必須請你先答应。

陆小英：甯，請你看电影，还要开条件，好吧！今天讓你架子搭足了，什么条件，你說吧！

李金法：我买来的新皮鞋，新衣服你都要换上。

陆小英：（发急）人家穿不出的呀！（轉念一想）好，好……（拿了大衣欲下，忽又想起）喂！我問你，你近来到国际飯店去吃过飯嗎？

李金法：（一怔）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小英：这……隨便問問罢了。

李金法：沒有呀。

陆小英：真沒有？

李金法：誰騙你。唷，你快去換起來呀！

陆小英：忙啥呀，要吃晚飯呢！

李金法：換好了，吃好晚飯就走，也便当些。

陆小英：也好。（进室內）

〔陆母端着菜上来。〕

陆 母：金法，我去弄瓶生啤来你吃吧！

李金法：不要了，姆媽。

陆 母：不，紅燒鸡又鮮又香，不弄瓶酒喝喝可憐。（下）

〔略空場，李金法似乎睡着了，小英換了衣服皮鞋出來。〕

陆小英：金法。（发觉睡着了，輕輕替他把被头盖上）

〔綽号“小油条”的王生发上。〕

王生发：金法，金法。

陆小英：輕声点，他剛睡着。小油条，你找他有什么事？

王生发：我嘛，当然是有关生产上的事罗。

陆小英：喔唷，看你不出，厂礼拜日，你也关心生产起来了，这真是西天出太阳了，……可是，金法剛睡着，你就少許讓他睡一下吧！

王生发：唔，我还不曾吃夜飯呢！我就要走的。

陆小英：不要紧，噢！我們家今天燒紅燒鸡，你就在我家吃晚飯，回头你和金法一面吃一面談。

王生发：这，不，我不在你家吃了，我……（要喊金法）金法！

陆小英：（阻攔）急啥，看你这样性急慌忙，到底生产上出什么事呀？晚飯馬上就拿出来，我就喊他……

王生发：（逡巡的）哎，这真叫做“急惊风碰着慢郎中”，（思索一下）好，我等，我等……那托你一点事，替我买包香

烟来。(掏錢狀)

陆小英：到我家，还要你拿錢买烟，算了，你坐一会，我替你去买……买啥个牌子香烟呀！

王生发：前門牌，你錢拿去呀！（摸錢）

陆小英：喔唷，一包香烟总請得起客的。有条件，你現在可不許喊他呀。

王生发：曉得了，到底是爱人，这样的关心。金法就是好福气，找到了你陆小英。

陆小英：去去去！（下）

王生发：（看着小英下……急忙忙推着李金法）金法，金法，（李金法翻了一个身又欲睡）唷，老兄，你可以醒醒了，朱老板急死了，到处找你，你倒在此地蛮篤定。

李金法：（揉眼睛）什么事呀？

王生发：模子坏了，生产停起来了，今夜一定要把它修好。

李金法：今天是厂礼拜呀！

王生发：喔唷，你真是睡糊涂了，白天厂里有礼拜，可是，地下厂有什么礼拜呀！走，快走。

李金法：哎，我想过了，这样下去，会让厂里晓得，不大好，我不去了。

王生发：那怎么行。我們拿了人家的錢，反正只要白天厂里生产不耽誤，也沒关系。去吧！快去吧！朱老板就在馬路口等。

李金法：啊，朱老板也找来了？

王生发：是呀，要不，我才不找到这里来呢？小英对我就是不相信，她硬是不讓我喊你呢。

李金法：你沒对她說？

王生发：我又不是傻子，这种事怎么能对她說，我說为了厂里

的生产事才找你的。

李金法：对，(看)她人呢？

王生发：她不让我喊你，是我掉了一个花腔，叫她去买香烟了，走吧。

李金法：等她回来，和她說一声。

王生发：不行，她来了，問生产上什么事情，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再說，她一定不放你走。

李金法：可不是，她已买好了电影票要我一起去看电影呢，这怎么好呢？

王生发：去吧，趁她没有回来，我們溜之大吉。

李金法：这样她不要生我的气？

王生发：你們是爱人，頂多賠个礼，有啥大不了。

李金法：……哎！（犹疑不决的）

王生发：再要犹疑不决，小英回来就走不掉，等会朱老板找上門来，那才要出洋相呢！

（說着拉李金法，就这样半推半就的二人慌忙下。略空場，陆小英买了香烟回来。）

陆小英：（发觉房中无人，找）金法，金法，呀！

（唱）我买了香烟回家門，

为什么不見金法人？！

王生发他是出名“小油条”，

为什么忽然上我門？！

两个人鬼鬼祟祟搞点啥？

里面一定有原因。

对了，

剛才巧弟对我講，

金法近来生产不起勁。

資本家和他在一起，
大酒店里常出進。
小油條向來生活很腐化，
想必是他在從中來勾引。
金法是近來情形不對頭，
好象變了兩個人。
過去他三日兩頭到我家，
相見總是難離分。
現在非但難得來，
我看他神思恍惚心不定。
今天他買了皮鞋買衣服，
鈔票的來路有疑問。
小油條有事來找他，
為什麼吞吞吐吐不講明？
為什麼叫我出去買香煙？
明明是騙走我小英。
李金法呀李金法！
枉為相愛兩年零。
你不該听信小油條，
不別而行離家門。
買皮鞋，買衣服，
上飯店，帶女人。
在外面究竟做什麼事？
難道說另有女人變了心？
對！否則他，
不會生產戰綫開倒車，
也不會欺騙我小英。（沉痛地）